

聖多瑪斯小傳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

MG
B573.21



3 1760 5035 3

聖多瑪斯小傳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十六年

江南主教姚

准

上海土山灣印行



聖 多 瑪 斯

聖像說明

聖人胸次畫有日章者。惟吾天神明師。聖多瑪斯有之。所以表示聖人貞潔之精瑩。胸襟之朗耀也。蓋聖人之學問。高深閎博。聖人之文章。入妙參微。故特以日章榮之。猶言聖人之文光。高燭於天。如日之照臨下土。普照群生也。

聖多瑪斯小傳序

嘗思日月之爲明。山河之爲永。其爲明也。歷萬世而靡暗。爲永也。經千年而不變。人之爲聖爲賢。歷千百年而不朽。經億萬世而常明者。其爲立德立功立言乎。夫聖人多瑪斯者。多敏我會之光榮也。公教神哲學之砥柱也。駿業鴻勳。千秋彪炳。讀此傳者。可知崖畧矣。至於聖人貞潔之奇異。修道之毅勇。讀書之精進。虔敬聖體之摯愛。種種幽德潛光。一言難盡。後世明賢有云。聖人多瑪斯者。摩頂放踵。莫非盛德之容。此非聖人立德立功。

之至於極點乎。至於聖人之立言。請觀聖人著述之宏富。辨論之優長。道理之純正。詮解之清醒。皆另具隻眼。特別精審。匡正歷代社會之謬說。數百年來。公教及公議俱宗之。凡讀其書者。想見其爲人。矜式同人。糾正邪說。使吾人不致入於迷途者。非聖人百世訓人之書乎。況今乃學說蠱起時代。更不可不謹守聖人遺訓爲標準。而賴聖人爲主保也。聖人既具此三不朽。既大有功德於公教。大有裨益於世道人心。自當與日月而同昭。共山河而並永也。聖人歿後。歐洲著作家。譯述聖人之傳者。各

國皆有風行西海者久矣。惟聖人傳之譯華文者。未之一見。因按泰西濟斯德會名士蘇里和所輯聖人之事蹟。及散見於別集者。譯以華文。俾從事西文者。得窺一斑云。若夫博搜臚列。則俟後之君子。雅深謝不敏焉。

中華民國五年孟春之月江南修院陳雅各司鐸謹識

重多瑪斯小傳

目錄

聖人家世 見一張

誕生奇異 同上

効稚時期 見二張

高潔志願 見三張

修道阻難 見四張

志潔功深 見五張

貞潔異寵 見六張

蒙准修道 同上

奮志於學 見七張

默識心通 同上

潛心研究 見八張

優等畢業 見九張

升授鐸位 見十張

開始教授 同上

詮釋精確 見十一張

進士文筆 同上

著作等身 見十二張

津津善勸 同上

聖體宗徒 見十三張

修士準則 見十四張

異想天開 見十五張

奇人奇事 同上

同胞升天 見十七張

出神著述 同上

觸衣愈病 見十九張

謙忍之表 同上

憐貧情困 見二十一張

聖人談判 見二十二張 寰球推許 同上 辭謝高位 見二十四張

自明心跡 同上 善壽之式 見二十五張 吉光片羽 見二十六張

道同志合 見二十八張 心地泰然 見二十九張 越壽功深 見三十張

抱病起程 同上 有德有言 見三十一張 善生福終 見三十二張

死後哀榮 見三十三張 沒後奇跡 同上 聖軀不朽 見三十四張

侮聖顯罰 見三十六張 貞潔榮冠 同上 詔書聖跡 見三十七張

聖品時日 見三十九張 遷葬法國 見四十張 天神博士 同上

遷回意國 同上 勅封主保 見四十一張 聖人祝文 同上

瞻禮日期 見四十二張 代跋感言 同上

聖師亞規納多瑪斯小傳

警言

爾為世光瑪寶經五章十四節

聖人家世

公教聖師亞規納多瑪斯意國人也。父名冷杜爾甫乃意國亞規納城伯爵之子。按亞規納係古時辣丁國城現隸於意國母名陡阿多辣納玻里貴家名媛。生有子

女五人。聖人最幼。其母懷孕時在亢拜尼有一大德隱士名鮑奴斯者得聖神默感。謂聖人母曰。汝當喜悅。以汝所孕之子。將因奇異才德名震天下。且必將入多敏。我會精修焉。母應之曰。願天主聖意。致成於我。

誕生奇異

一千二百二十六年。卽南宋理宗寶慶二年。聖人誕生。命名多瑪斯。年甫二週。偶於地上拾得一紙。玩不釋手。乳母異之。奪去其紙。聖人啼哭不止。還之卽不哭。乃述其事於聖人之母。母往視之。乃一遍亞物經也。聖人伸小手。又作索物狀。不與。又放聲大哭。與之。納入口中吞下。如此奇事。傳述遠近。莫不以爲奇異。每見書卷。輒翻閱玩弄。習以爲常。有時啼哭。投以書卷。卽不哭。時人莫不稱爲神童。預料其必以讀書成名也。

幼稚時期

年五歲。父母送聖人至加西小學校肄業。師長之訓。牢記於心。同校牛係籍紳子弟。聖人見有驕肆者。不與交際。且遠避之。年紀雖小。然於動作行爲間。殊顯老成。絕無孩童習氣。性喜靜默。故異日有啞牛之稱。又愛習默想神工。每日約

行半時之久。當時掌院頗重器之。後送聖人還家。囑其父母曰。此孩天資穎悟。卓爾不群。非凡孩也。當送之納玻理府大學校。以造就其才。父母遵掌院之囑。卽送聖人至納玻里府。攻文學。其時不過十餘歲耳。聖人讀書用心。加以天分之完美。故竿頭日上。同學無有能望其項背者。然聖人年紀雖小。其志甚大。蓋已抱絕俗精修進聖多敏我會之志矣。

高潔志願

後遇一聖多敏我會修士。名若望。奪如利亞諾者。彼此暢談。益深欽佩。聖人修道之志益堅。於是定日棄家。不告父母。逕赴納玻里府。求進聖多敏我會。并乞修道衣衣之。以示其絕俗之心。其時聖人年紀尙未滿十四歲。其母聞知。不勝喜悅。乃約數友至納玻里求見。院長不允。恐其母來阻聖人修道也。又慮其來

擾。遂送至羅馬哈皮納修院。未幾又遣至多希亞。又將暗遣至法國巴黎京。其時聖人之母。以母子不得見面。心滋不悅。訪聞聖人在羅馬。遂往尋覓。豈知聖人之踪跡。影響全無。不知下落。其母怒甚。後又探得。聖人將潛往法國。

其時聖人二兄在外。長名冷度爾甫。次名亞爾諾爾。杜適在麾利台利濟第二麾下。攻打哀脫羅利亞地方。其母乃函告聖人二兄。囑彼留心。不使多瑪斯潛往法國。二兄得信後。密遣偵探候於要路。一日聖人與四修士。以長途力乏。坐一井旁小憩。竟被偵探看破。帶交聖人二兄處。二兄乃派人護送之家。

修道阻難

聖人之母。戀子情殷。得見幼子多瑪斯。如掌珠失而復得。碎而復全。喜極起舞。巨躍三百。不足以喻其歡娛。並恐其仍要修道。遠離骨肉。力勸聖人去修道衣。

不再棄家修道。然聖人精修之志。根深蒂固。不可動搖。母見百般勸諭。無濟於事。乃閉之密室。並派兵護守之。

志潔功深

聖人二兄返。誘以世上功名富貴。囑以利害痛苦。聖人志堅如金石。卒不可移。乃遣二姊婉辭固勸。豈知二姊反爲聖人所化。一姊竟識破世榮。入貞女院。以潛修焉。聖人二兄怒。重撻之。並撕破其所穿之修會衣。擲地以辱之。聖人不爲所動。仍拾而衣之。頗自若。二兄無奈。仍閉幽室。後招得一美妓。令其入內挑誘聖人。聖人見該妓百般獻媚。妖態逼人。淫言聒耳。將誘爲不軌也。向主呼求曰。吾主耶穌。至聖童貞聖母。救我於兇惡。乃持火把奮逐該妓於門外。聖人遂閉門。以柴炭畫十字於四壁。伏地求主。懇賜全其貞德。旋於切禱中睡去。夢見二

天神降現。謂之曰。主已允汝所求。卽出一帶束其腰際。慰曰。此後可無淫患矣。

貞潔異寵

時聖人覺有切膚之痛。大聲疾呼而醒。守護人聞知。僮至叩問何事。聖人謙遜自居。至終不答。此事惟於聖人升天之前。告知契友厄爾濟爾陶。自是聖人絕

無邪誘。其貞潔真如有形之天神矣。

按此事信而有証。萬無疑惑者也。至今聖而公會併之。故羅馬頒行之禮節經文。有祝聖聖多瑪斯保潔

之經文。准有權司經爲信友祝聖。而佩帶之。可以保存潔德。沿江南教友。尙未有是福。而沾其惠。

蒙准修道

聖人被禁幽室。約有二年之久。艱苦備嘗。其母見幼子多瑪斯形容枯槁。志不稍屈。慈心難忍。又怕遭主聖怒。顯罰難逃。故勉許聖人修道。二姊仰承母志。自窗牖扶出之。遂離錮禁。並許多敬我。會士領回。以全其志。多敬我。會修士。得此

喜信。卽接聖人往納玻里府。初學工學。卽遵例發修道願。其時聖人年僅十七歲而已。未幾遣至羅馬。遇德和刀克總長。遂引聖人至巴黎。居未數月。卽遣至亞厄利比。高老尼亞。受業於大名學士。真福亞爾倍爾多門下。此事深愜聖人素願。蓋亞爾倍爾多德學之名。冠絕一世。聖人久欲師事之者也。

奮志於學

聖人自遊於亞爾倍爾多門下。愈加奮志。超性等學。無不盡心研究。其前進之速。大有一日千里之勢。然同學見其木訥。竟號聖人爲啞牛。於此可見聖人之溫良好默。有出人一等者矣。

默識心通

一日。亞爾倍爾多演說天主聖名。聖人靜聽默識。有一同學。以聖人默識爲愚。

魯。嬉之曰。多瑪斯汝能同我背述師之討論否。聖人謙然答。唯唯否否。同學自信其能。欲先行背述。無何。聖人摘其悞處。乃赧然曰。請汝背述。聖人乃背述之。竟如黃河倒瀉。滔滔滾滾。大有來源莫竭之勢。且引名人弟阿尼削之意見。而申說之。談者果津津。聽者亦震震。掌聲雷起矣。至於辭令之便利。亦頗不亞於師也。後有人將此事傳述於掌文院長。一日。值聖人當演講所授之課題。院長潛往聽之。甚奇聖人之議論風生。頓悟獨神之至於斯極也。乃往告超性教授師亞爾倍爾多而賀焉。

潛心研究

一日。亞爾倍爾多在衆人前發明一審難問題。聖人亦與衆聽。事畢。聖人回房急記於紙。恐遺忘也。適有事急出。遺紙於地。爲同窗某拾得。呈於師。亞爾倍爾

多亞讀之。擊案嘆賞不止。蓋其悟入淵微。超出尋常萬萬矣。因而命下次辯道時。多瑪斯當辯護之職。所有疑難。悉任解剖。命令下。聖人謙却之。師再命。聖人聽命受。預備時。不恃己力。惟恃主寵而已。辯道之日。聖人升座。將本題再三發明。其取材之精審。思想之高潔。不落前人窠臼。且言語之便捷。口若懸河。當時超性教授亞爾倍爾多向衆讚嘆曰。多瑪斯爾研究之討論。竟是大博士矣。又願盼諸生曰。汝曹號此子爲啞牛。吾知此子博學鴻聲。將震天下。勿輕視之。此時真福亞爾倍爾多之語。似得天主默啟而發。故至今畫驗。聖人聞師如此褒揚。不但不自滿。且愈謙抑。同人見之。無不交口稱讚。蓋知其滿受聖神光照也。

優等畢業

聖人敏而好學。故哲學神學。俱以優等畢業。其師亞爾倍多乃函至法國省長。

請其轉飭多瑪斯至法。應考神學秀才。省長得信。立飭聖人備考。聖人俯首聽命。乃至法。應試。槩槩大才。文壇健將。果然獲雋。報捷。從此蜚聲翰院。學士輩無不景仰矣。

升授鐸位

聖人行年二十五歲。長上見其才德兼優。命升司鐸。而聖人自維涼德。不覺惶愧。後以長命難違。謹備領受。

開始教授

未幾。上游命聖人研究名士郎巴爾弟大作。詮解授徒。聽者忘倦。大受歡迎。並於衆人前演說哲學神學等問題。見其精諳名理。學究天人。卽極難之問題。能以極簡易之語釋之。故其時無不心折。頌爲博古通今焉。

詮釋精確

聖人詮解耶罷爾弟大作完峻後。當備考進士。巴黎翰林院掌院。函知多敏。我
會省長。省長卽命聖人赴考。然聖人謙遜性成。却以年幼。蓋律載年至三十。方
許考進士。其時聖人年未三十。故以之辭謝。後不得已。勉從長命。聖人惟恃主
佑。爰祈禱不輟。一夕夢見一可敬老人。謂之曰。吾友多瑪斯何事懇切求主。如
此之甚耶。聖人答曰。長上逼我趕考功名。我知才學不足。且不知將備何題。爲
此戚戚耳。老人曰。爾且寬心。當知上主聖意。欲汝於此事玉成長命。至於文題。
乃達未聖咏。一百第三篇。第十三節。言畢不見。聖人亦醒。大揚大主慈善。爲
其俯聽祈禱也。

進士文筆

後聖人果成進士。然仍孜孜力學。精研典籍行世。著述之富。不第等身也。卽五車千箱。未足以形容其富。蓋格物超性。靡不蒐羅。名言鴻旨。蒼萃諸書。誠如大海汪洋。令人終身讀不盡。玩味不盡。受用不盡。

著作等身

於今所刊聖人諸書。如多瑪斯全集。多瑪統論。統論補遺。攻斥異端等書。天下格物超性學士。競求購取。奉爲準則。且聖教公議中。屢引聖人之言爲証據。其推重聖人之言論。有如此者。

津津善勸

聖人平時勸人。最服人心。有一事可証焉。離羅馬不遠。有一城。名毛拉理亞。聖人於耶穌聖誕日。適在城內紅衣主教名厄利加爾杜署內。是時適有如德亞

大二文人至主教署。主教請聖人與彼辯駁。證明救世主耶穌已至。救贖之功已全。蓋主教之意。欲破彼等迷罔也。聖人乃娓娓數千言。爲之剖辯。二人始猶固執。後聖人據聖經之言。以証之。彼等不能答。然亦不肯信。因時已晚。辭以明日再談而別。聖人於二人去後。在祭臺前。整夜爲彼求主。俾舍迷從正。天主果以聖人之功。使彼識破迷津。翌日二人果復來。感謝聖人訓誨之恩。卽於是日。同求領洗入教。

聖體宗徒

聖人虔禱時。愛主之心甚熾。另於默禱時。心神超拔。身亦屢次騰空。平生最虔敬者聖體也。其爲聖體所作歌章。另有一種情致。天下傳誦之。不媿爲聖體宗徒矣。現今聖體降福時所唱聖體詞章。大半皆是聖人佳作。每日聖人必舉行

彌撒。熱心至於流淚。祭畢。又望彌撒。屢亦喜輔彌撒。如有病不能舉行彌撒。仍望彌撒二臺。以補之。

修士準則

聖人睡時甚少。祈禱時多。用膳亦極薄。公餘之暇。非虔拜聖體。卽讀書寫字。從無浪費寸陰。卽或有時以緊要故。與人聚談。亦極簡畧。且必雜以事主救靈之語。蓋聖人無味於塵世久矣。所愛者榮主之事而已。每作事之前。必行祈禱。另於寫書前。更懇切至流淚。是以前日所疑者。禱後則豁然開朗矣。

一日。聖人謂契友厄來齊爾陶曰。予直告爾。予之學問。予力不致於此。祈禱之力耳。旋命其生前勿露於人。聖人死後厄來齊爾陶屢與諸生述之。并命不忘聖人遺表。

異想天開

聖人於依撒依亞經上。遇有艱深難悟處。多日嚴齋鞭責。求伯多祿保祿二聖指示。一夕。聖人之契友厄來齊爾陶念經時。聞有多人。與聖人共語聲。甚異。正疑怪間。聖人連呼厄來齊爾陶前來。寫其所語。寫畢。令厄去安歇。厄跪陳所聞。求聖人告以所來何人。所談何事。聖人再三却之。後厄用耶穌聖名求之。聖人以敬耶穌聖名故。不得已。乃揮淚告之曰。汝知否。予因是處艱澀。無從索解。是以齋克苦求伯祿二聖。詳示此章之義。頃予教汝所寫者。乃二聖顯形。爲予所解者。然吾亦因天主聖名。命汝予在生時。終不許爲外人道。

奇人奇事

某年。聖人契友厄來齊爾陶患瘧多日。不愈。伏枕無聊。聖人往顧。善言慰之。併

教以借此習練忍德。聖人項間常帶有聖女依搦斯聖骨。以其格外愛敬聖女也。其時聖人亦勸厄來齊爾陶格外虔敬聖女。後以聖女骨置厄來齊爾陶胸前。求主愈其瘡疾。病者竟霍然而起。蓋已全瘳矣。

聖人在納玻璃理府時。一日適在祈禱。同會士勞瑪奴斯。卽繼聖人於巴黎教趨性書者。忽然發現。聖人未知其去世。謂之曰。汝之來也甚愜吾意。惜不先不後。適於祈禱時何也。其人謂聖人曰。汝不知我已離塵世乎。然以汝有功。天主許我顯現。聖人聞其已死。爲之一驚。後心稍定。問曰。吾因主名令汝實告。我所著諸書。中主聖意否。其人答曰。不輟前工。勿疑主不悅是也。聖人又問曰。汝在何處。曰。我享常生矣。然因於巴黎時。曾忽畧寫分產書。嗣受十五日煉火之苦。聖人又續問曰。汝在天上。記憶生平學問否。曰。我已享見天主。勿及此事可也。聖

人又問如何享見天主。曰我輩見主。悉如我等所聞。後不見。聖人亦覺大慰。

同胞升天

聖人在巴黎時。其姊亦顯現。求其轉求天主。獻彌撒聖祭。聖人請全會修士。同求天主。未幾。聖人在羅瑪時。其姊又顯。現謂已升天享福。稱謝不止。聖人問二兄何在。答曰冷杜爾甫尙在煉火。亞爾諾爾杜已登天域。又告聖人曰。吾弟不久。亦當與吾等相聚。共樂天庭。然汝榮更大。以汝大有功於聖教耳。

出神著述

法國類思聖王。遇有重大要事。無不就商於多瑪斯。故聖人與聖王往來有素也。某年。聖王召聖人會譙。聖人擬以教職絆身。辭謝之。豈知院中長上。以爲既承寵召。理應前去。否則蹈不恭之愆。特命聖人赴宴。其時聖人專神撰述。攻讎

買你甘言異端。入席後。仍注意思索。席間。觥籌交錯。聖人擊案歎呼曰。當定買你甘言爲異端矣。併呼抄胥名。令速寫之。一若在房寫書。不知其在會議也。其時長上在旁。牽其衣曰。大學士。忽忘汝謙宮闕。王在焉。聖人覺。赧然謂聖王曰。敢乞大王鑒原。蓋書生滿擬在房寫書耳。聖王甚奇聖人如此好學。爰命繕寫妙手。適寫聖神默啟聖人之語。又有一次。在樞機宰相多希雅酒筵中。亦有此景。以當時聖人適專神著述。駁詰外教人耳。

聖人素有痰疾。醫以火針法治之。聖人時方祈禱。燒久不知。又有一次。在房內凝神研究聖三道理。又出神如前。手置燭上。久炙不覺。如此之類。在巴黎時。屢有之。

聖人每出講道。教友必肅靜恭聽。且感動人心。最有神力。蓋聖人不但以言語

勸人。更以德表化人也。

觸衣愈病

聖人在羅馬時。於復活大慶。行八日講道之規。一日。聖人講道畢。自臺走下時。有一婦久患血漏病。歷請名醫。不知凡幾。用盡刀圭。未見寸效。因思聖人功德高深。或觸其衣。可愈也。遂趨前觸之。竟愈。後其人恭送聖人。并至聖哈成納修院。述愈病奇蹟於聖人之契友厄來齊爾陶前。此事遂傳於世。

謙忍之表

至於聖人謙遜。最深最大。不必盡載。始查取証。錄其一二。可知其概矣。一日聖人散步於鮑隔利亞修院。有一同會別院修士。雖久耳聖人之名。確從未謀面。是日適進城趕辦事件。因乞院長准其與一修士同行。(修院通例)適遇聖人。

卽呼之曰。神兄。院長命汝與吾偕行。聖人卽隨而去。行路時。修士年少力強。行走疾速。聖人斯文不慣。追步不及。屢被該修士曉曉呵斥。聖人婉言謝之。入城後。相識聖人者。見聖人追隨修士。若僮僕然。不勝叱異。乃趨前問修士曰。汝知隨汝者何人。非大學士多瑪斯乎。修士聞爲多瑪斯。乃求聖人恕其鹵莽之罪。併謝以從未相識故耳。後諸人謂聖人曰。學士今日何故如此謙抑。聖人答曰。修道人發願聽命當爲天主。人聽人命。宜如天主以救世人故。自謙聽命至死。修院公例。齋時每有人念聖書。不使修士注意飲食。有時聖人齋堂上念聖書。平仄句讀。朗誦明晰。有人責其誤。囑令改念。其實聖人未誤。亦必以聽命故。從之也。噫。聖人之謙遜聽命有如此者。

某年聖人當衆監臨辯道時。有一修士聖人之徒也。竟敢反對聖人道理。昂然

強辯。毫無忌憚。當時聖人果可以師權申斥之。聖人默然無語。聽之而已。同坐見聖人如此含忍謙抑。莫不奇之。翌日。聖人以其所執道理不正。恐有人惑其說。據理以闢之。旁引曲喻以証之。修士聞之。大爲嘆服。知己冒昧。不勝汗顏。卽改從聖人之道。

聖人穎聰過人。觀其著作。卽可知矣。在生時。一日。遇人共話。未介意。謂同人曰。予生平未見一書而不解。聖人以無心出此。必不虛語。噫。如此哲人。亘古以來。有幾人哉。聖人記性亦出人頭地。所觀書籍。過目不忘。有時能同時令四人分寫所語。詞事各異。莫不頭頭是道。此不可証聖人之天聰乎。

憐貧惜困

至論聖人彰善癉惡。慰苦濟貧。代人泣罪。輕視榮祿。至於其極。甚至屢爲之流

淚。見無衣褐者。脫衣與之。倘或不能。則依依不舍情狀。顯於詞色。窮人無不感戴。見有憂患者。慰之撫之。寸衷蘊結。無由或釋者。一經聖人撫慰。無不愁眉頓展。揚眉吐氣而返。且有多人。一仰觀聖人聖容。愁衷頓解。無須聖人安慰。如此奇事。聖人中亦不多得。

聖人談判

聖人在巴黎時。往拜聖弟阿尼削聖骸。聖人返後。有人在聖人前贊嘆巴黎之繁華。嘖嘖不已。聖人曰。如有人與吾巴黎。吾寧願得金口。若望所釋瑪竇經之注解。更愈於得巴黎也。

寰球推許

聖人教授之地。非止一都一國。曾在巴黎。巴諾。你哀。羅瑪。納。攻。理。府。等處。無不

裴聲翰苑。是以學院及翰林學院。稱頌聖人之詞。不啻恒河沙數。茲特舉揭一
二。以揚聖人之名。如稱聖人爲神學文囿。哲學光榮。文學光耀。聖教堅柱。信德
堅盈。天神明師。異端斧鉞。聖中最博。博中最聖。巴黎諸學院頌詞大致相埒。故
不贅譯。不但諸學院如此推重。且歷代教皇亦無不褒獎。如依諾增爵第六。贊
嘆聖人曰。不論何人。從聖人之道者。必不歧悞。反是確大可疑。吳爾葩諾第五。
諭令衆人從聖人之道。以其道爲聖教之道也。若望二十二。立聖人入聖品時
曰。何用多蹟。以證聖人聖德。其所撰之書。已可明証之矣。列位教皇亦屢頒諭
嘉獎。如格肋孟第六。庇護第五。命行聖人瞻禮。與聖教博學聖師。額我魯益博
羅削奧斯定熱羅尼莫等。同其盛禮。聖教公議亦固守聖人所訓。如第十五弗
落倫底公議。第十八脫利滕公議。前教皇良第十三。屢已頒諭。令從仰聖人之

道弗替。免致悞入歧途。噫。聖人之學。何其深遠廣大哉。苟非來自光明之主。曷克臻此。

辭謝高位

羅馬教皇吳爾罷諾第四。聞聖人德望。文名遐邇。傳佈推重一時。屢召聖人至。羅瑪。將擢至高位。聖人知之。托故不往。教皇格肋孟第四。亦召聖人爲納玻理府總主教。聖人亦固辭勿應。并上書求教皇。以後不再以此等高位加己。其潛修有如此者。

自明心跡

某年。聖人在巴黎。長命寫聖道理。工畢。跪苦像前。求主賜示。倘有悞處。與一記號示之。忽有聲自像出。呼曰。多瑪斯。汝寫我事。妥善。欲得何賞。聖人答曰。吾主。

不願得別賞。惟願得吾主足矣。噫。聖人之純於愛主。有如此。後更伏地切禱。身漸離地。移時不下。修士多人僉見之。

某年聖人因教皇吳爾葩諾第四。命撰聖體日課時。亦聞前語。現今司鐸等所念聖體日課。卽是聖人所撰。情致纏綿。誦者自覺。

在阿利底向苦像前祈禱時。苦像發聲如前。聖人答語亦如前。

聖人在納玻理府。撰神學統論一書時。亦聞讀如前。

善禱之式

一日聖人在尼各老聖堂內誦經。身忽離地尺餘。向苦像求三恩。一、求賜凡作事善始善終。二、求賜恒守修道神貧。及低下地位。三、求賜示己兄亞爾諾爾杜目下處景若何。因其曾爲聖教義兵。被剛拉杜虐王所戮。此三恩天主一一允

之一、因天主賜聖人常爲大德修士。卒爲聖中大聖。二、因賜聖人恆守修道地位。至終不渝。三、以賜聖人默見賢兄亞諾爾杜平安而死。且連入天國。爲其忠勇有功於聖教耳。

吉光片羽

聖人一生各論。不知凡幾。閱聖人著作者。自能知之。毋庸贅者也。茲錄其一二。作爲吉光片羽。

聖人論聖體。另有發明。謂之聖體宗徒。誰日不宜。如云。聖體爲神樂之源。就源飲食。其味無窮。聖體所加之天上神味。不可以言語形容。聖洗予人生命。聖體增人性命之全。產育童貞。乃神糧之特效。肖似天主。乃聖體之本效。降生之恩固大。代死之恩過之。代死之恩雖大。然與受恩者尙有間隔。惟聖體

神糧。如飲食之於食者。無間隔矣。未領聖體。有願領之心。亦得聖事之效。惟神領時。不成聖事。其效乃熱心所致。故熱心愈大。工效亦愈多。吾人日日有罪。日日需良劑。聖體良劑也。安可不領。聖體最有益於人靈。原以日領爲貴。凡有純正之意。而尊敬之心不減者。可日日領主。聖人常語人曰。吾所最怪異而不能悟者。人有大罪在心。能嬉笑自得。人若不忍世苦。速將自亡。空閒無事。是魔之機械。人心無祈禱以舉拔之。必向下。幾時有人讚爾。汝當思我在天主前。究是何物。汝有可羞可恥之事。卽是無謙德。蓋謙德乃真德之根本也。修道人無神業爲之協助。乃是無用之兵。神貧無忍德以連絡之。徒勞無益。身爲修士。心不專向天主。而外向世物。亦可奇之甚矣。

religieux seul est un démon solitaire. Vide "Petits hollandistes" (t. 3. p. 269) 無伴之修士。

乃獨處之魔。

（甚言修士有伴之緊要。無伴之危險耳。不然。獨修者。皆爲廢耶。聖人豈不知此。）

有人問如何能辨別人之成全

與否。聖人答曰。凡於言語間。有孩穉氣。願人尊重。惡人侮慢。則雖能行聖蹟。未至成全也。

聖人之姊嘗問曰。如何可得常生。答曰。愛。其姊又問曰。人生當願何事。答曰。當願善死。其姊更問曰。何謂天堂。聖人答曰。人未升天。斷不能悟。聖人終有人問有何法可使人一生無過。答曰。倘能一生行爲。都有道理。便可無過。

道同志合

聖文都辣。方濟各會中之翹楚也。與聖人同時。二聖各以鴻學峻德。震鐩海內。猶如聖教兩大光明。當時巴黎翰林院中。有多少學士。不明修會真旨。疾視諸修會。更忌聖多敏我及方濟各會。目爲異類。指爲邪僻。甚至著書立說。污壞百

端。憑空詆毀。此時諸修會。危急甚矣。於是二聖不約而同。亦各撰書斥駁。據古準今。覈以正理。一一剖析到底。終得水落石出。修會賴是以安。且以愈顯。自是二聖結爲至交。常相往來時。相勸勉。一日聖人往顧聖文都。到後知聖人正當寫聖方濟各行實。聖人知之。不顧而返。曰毋擾聖人爲聖人事。聖人軀體偉直。然胃力薄弱。且刻苦極嚴。

心地泰然

某年聖人於巴黎某堂講道。彼時適巴黎翰林院學士輩。勢正汹汹。與多敏我及方濟各會爲難。聖人進堂後。有學士名如利納者。喝令聖人停止。倘或不從。將以兵力驅逐。聖人當此大辱。仍和顏悅色。無少驚怖。無稍介意。一若不知其爲辱己也。信人見之。莫不稱頌聖人良善不止。

越禱功深

聖人去世前幾日。在伊姊家。心神超越。足有三日之久。不省人事。其姊大驚。詢其契友厄來齊爾陶曰。家兄何然而如此。厄答曰。令兄慣有之。惟未有如此之久耳。後厄來齊爾陶以手按其帽推之。聖人醒。謂之曰。我有心事告汝。惟汝終不當告人耳。從此吾投筆。不再著述矣。予所有寫作。半皆出自默感。自予出者。寥寥無幾。吾望吾主天主。既絕吾筆。不久當絕吾命矣。

抱病起程

聖人去世之歲。適患病於納玻理府。有名若望高麗者。納玻理府人也。與其弟高奴斯。多敏我會士也。俱來問疾。入房後。二人僉見有明星飛入。停在聖人頂上。移時不見。其時適值露格杜你公會議。教皇額我暑第十。召聖人赴會。乃於

降生一千二百七十四年。抱病起程。行至聖人姪家。病劇胃乏。飲食不進。醫生若望台哥依陶南問聖人想食何物。聖人曰。若有如巴黎之黃魚。或能稍進焉。然此魚爲是處所無。醫生乃市別魚以代。豈知烹際。竟是黃魚矣。衆皆驚喜。烹飪後。奉進。并述其異。聖人聞之。乃效聖王達味獻木故事。感謝主恩。敬辭不食。後此奇蹟。傳之多人。爭先而來。嘗此異味。聖人乃亦強食別物少許。後堅持主佑。繼程前進。

有德有言

聖人過濟斯德修院時。院長聞之。與諸修士恭請聖人駐足。併留聖人盤桓數日。俟病稍愈。自不妨前進。聖人以旣蒙盛意。理難辭却。因先入堂求主。然後進院。聖人在此忽得天主默啟。知在世不久。乃明告諸人。及契友厄來齊爾陶院。

長乃擇一美室處聖人。維時聖人果病篤。臥牀不起。院中修士侍奉湯藥。妥貼周詳。聖人不勝銘感。喟然嘆曰。吾何人斯。致煩天主僕。如此辛勤耶。聖人病日劇。將終前二日。勉從諸修士之請。詮釋撒落滿聖歌多章。覺後力不能支。遂止。

善生福終

後日。聖人覺得筋力全無。乃求領聖體。院長乃率衆修士捧聖體魚貫入聖人之室。聖人知聖體將至。乃極力撐起。跪地恭迎。併跪謝一生所受殊恩奇佑。然後恭領。翌辰又求領終傳聖事。終傳時。聖人答應經文。爽朗之至。熱心之至。拱手獻托生命於主。後乃勸衆相親相愛。勉成聖德。又言所撰書籍。善者俱自上主而來。謬者係不才所致。任憑聖教定奪。余不敢固執已見也。語畢。心目仰天。遂泰然長逝。時降生後一千二百七十四年。西曆三月初九日。享年僅四十有

八時在南宋度宗咸淳十年。

死後哀榮

聖人死時。同會修士。及聖方濟各會士咸在。蓋皆探病而來者也。院長乃與諸修士及紳耆等。爲聖人治喪。帶拉濟主教亦至。聖人姪女方濟加聞信亦至。然以聖教嚴律。禁婦女入男修院。故求院長移聖屍至外廳。俾得一見。士民聞此噩耗。莫不浩嘆累日。其師真福亞爾倍爾多遠居外國。謂人曰。吾弟子多瑪斯去世矣。此子聖教之屏翰也。言已。嗚咽無已。

歿後奇跡

其時聖人所乘之騾。正繫廐內。突然斷韁越廐。奔赴聖屍旁。啣痛而死。亦云奇矣。後聖人之屍恭迎至聖堂。敬葬於祭臺下。以示尊敬。聖人去世前三日。有異

星出現。光耀異常。聖人歿後卽退。聖人臨終時。在納玻理府修院。有一同會修士名保祿亞歸利奴斯。默見聖人在納玻理府修院教書。又見聖保祿宗徒與諸聖人入課堂內。聖人立起相迎。保祿命坐接教。後聖人問宗徒曰。余所講者得符書信之命意否。宗徒答曰。盡世人所能而已。然吾現欲引汝至一處。能通其微妙。言畢。乃牽聖人衣出。其時保祿亞歸利奴斯驚呼曰。神兄神兄。速來救耶。多瑪斯被人攫去矣。左右相顧錯愕。問其何事。乃詳述所見。後同人稽其時。適聖人去世之時。不差累黍。

聖軀不朽

聖人葬後。厄來齊爾陶向衆言明。聖屍暫寄院後。逢妥便。當運之納玻理府。恐後無憑。邀聖人爲見証。無如院長視聖屍如鴻寶。思葬於修院。不使他適。遂於

某夕率數修士。暗藏聖屍於斯德望小堂內。夢間聖人顯示。似有不悅。院長懼。仍肅隊至斯德望小堂。啟墓。奇香四溢。滿佈修院。諸修士聞香。至。僉見聖屍。顏色如生。身體髮膚。無少殘缺。以此奇蹟。諸修士益加敬愛。後仍供於原處。此聖骸初次遷葬也。距去世之日。約已七月矣。

化舍關完修院。有一修士。名若望。歡倫的。奴斯。雙目失明。幾無所睹。於聖人未葬前。請人扶至聖屍處。口親聖面。求主曰。主。以多瑪斯之奇功偉績。還我光明。言未已。果然翳退。光生。雙目瞭然。視物明亮矣。

聖人死後四年。其姊德阿多辣。屢乞與聖人右手。爰又啟棺。芬芳如故。衣衾亦如故。惟於鼻端上。見缺少許。院長用力拉聖人手。不下。不得已。乃用刀割。後付與其姊德阿多辣。其姊乃敬藏家中。之小堂。供於聖龕之中。

七年後。化舍闢完。修院院長。令改葬於寶石墓。奇香四佈。衣衾亦依然無恙。惟察得聖人右手大指稍損。

侮聖顯罰

聖人死後四十有三年。有一哈來你帶地方教律學士。至聖人姊家尋覓聖骨。將供於新造苦難小堂。後至供聖人手處。有人示以此手乃是多瑪斯全手。最爲貴重。其人笑曰。此人非聖人。不過一多敏。我會土耳。烏得列之聖骨之中。言尙未畢。渾身大腫。頭漲愈甚。遂深悔褻聖之罪。併口親聖手。腫遂退。且親後口唇衣服間。爲香所染。歷久不散。與之往來者。咸相問故。其人亦屢述其事之始末云。

貞潔榮冠

聖人死後。有一同會修士。勃利克西人。名亞爾伯爾篤。見聖人德學高深。欲知聖人在天之榮福。屢求天主賜示。一日祈禱間。忽現二人。德貌道容。可欽可慕。其一位似主教。蓋衣主教禮服也。其二衣多敏。我會修道衣飾。鑲嵌珍寶。且有金環懸掛項間。異常燦爛。其似主教者。自稱爲奧斯定。指衣修道衣者。爲常從吾道之聖多瑪斯。且云。余似以主教高位勝其。彼以貞潔榮冠勝我。言畢不見。

詔書聖跡

聖人生前歿後。靈跡甚多。若欲全錄之。不惟於小傳體格不合。且亦書不勝書。茲惟將教皇若望第十二。勅列聖人入聖品詔書上。再摘譯數則。用誌聖人之盛德。亦爲同人仰賴聖人之一助云。

一。有一外科醫生。半身癱瘓。不能步立。已十年於茲矣。諸醫束手。無法可治。後

往拜聖人聖骸。懇賜療愈。瞬息間。覺通身靈便。行走如常云。

二。又有一人。以見怪物。顛慄移時。不省人事。如死者累日。有人以火炙之。亦不覺。後昇往聖人之墓。遂甦。

三。有一書吏。坐席時。精爽無恙。及徹席。喉內咽塞。遽成隔症。舌亦強硬。不能言語。歷請名醫。醫都束手。僉曰。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矣。且病勢日增。無法治救。乃赴聖人聖墓。默求聖人垂憐。聖人果洪量待人。允其所求。勿藥而愈。

四。有一胃乏患瘧者。每日屢汗不解。呻吟牀褥。至七日之久。瞻禮七。病勢垂危。命在呼吸。家人咸爲惴惴。後聞九虔敬聖多瑪斯者。往往不藥而愈。乃卽矢願敬事聖人。果於主日清晨。化殃爲吉。厥疾盡瘳。

五。有一患隔症之女。湯水不進。以致骨瘦如柴。奄奄待斃。後以夫勸諭。至化舍。

開完修院。索聖人聖骨。敬佩頂間。頓覺胸際平服。及返。霍然痊愈。

六。在化舍開完修院。有一修士。臂痛異常。歷三月之久。不可伸縮。醫藥頻更。不能奏效。乃矢志奉聖人爲主保。求其垂佑。往拜聖墓。卽於墓前睡去。及醒。則其臂靈動如常矣。

七。有一四歲小孩。自腰至足。紅腫異常。偶觸之。不堪楚痛。奄臥牀褥。月餘矣。鄰右見之。無不惻然。亦無可如何也。歷請名醫。僉曰。此症九死一生。如願診治。惟有從事刀割。或可有救。然幸而免殤。終成殘廢矣。其母見刀圭既不能奏效。乃願懇聖人救援。破格施思。於是與子偕赴聖人之墓。以子置聖人坟上。逾時全瘥矣。

聖品時日

天主降生一千三百二十三年。教皇若望[△]第二十二。確考聖人所顯奇蹟無悞。乃列之於聖品。時在元英宗至治三年。

遷葬法國

天主降生一千三百六十八年。卽明太祖洪武元年。教皇吳爾罷諾[△]第五。令遷聖人聖身至法國南境乃咭哈地方。信人往拜者。至今不絕。

天神博士

一千五百六十六年。教皇庇護[△]第五。以聖人貞潔之精瑩。明悟之朗耀。極可擬無形之天神。特賜聖人以天神博士之徽號。

遷回意國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年。法國大亂。燬堂褻聖。不堪其虐。獨聖人聖軀。有天主保

護。依然無恙。其臂供在巴黎多敏我會雅各伯聖堂內。院長畏人侵犯。故懷入意國云。(見蘇里和注)

勅封主保

前教皇良第十三在位時。羅瑪禮部暨全球主教神長等。因各處哲學學說差謬甚多。爲糾正邪說。輔翼正道起見。公請教皇定聖人爲全球公教中哲學神學各大學院主保。教皇深爲嘉納。俯如所請。除敕立聖人爲哲神各大學院主保外。已頒布命令。照准矣。

聖人祝文

天主。爾因精修聖多瑪斯之奇博聖行。顯揚擴充爾教會。懇祈主。賜我等悟悉其所訓。全效其所行。爲吾等主耶穌基利斯督亞孟。

瞻禮日期

聖人瞻禮。每年舉行於陽曆三月初七日。爲瞻禮本日。

代跋感言

譯者感言
用補跋位

噫。吾聖人去世已數百年於茲矣。然聖人之德表教澤。常留於人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常存而不滅也。宛若尙能親炙其儀容。親聆其警效。經曰。宗徒之聲。大震瓌垓。無人弗聞。奈何我二萬萬方里之中國。四萬萬人數之大群。尙有三萬萬餘人民。困閉於黑幕之中。耳無聞聖人之訓。目無見聖人之行。將聖人之德教。置於無用之地。爲可惜耳。且於天地之主宰。人物之根宗。身靈之究竟。不識不知。常作蚩蚩飲食之民。或以無靈之兩大三光。代爲造化真主。或以風雲雷雨。木偶亡人。拜之如真神。更有以蠢物蟲介。奉之如主宰。敬之如神。

明。可憐亦可笑矣。然伊等之迷信。膠堅難化。雖林林教士。總總導師。覺迷則舌
做而唇焦。闢妄則墨乾而筆禿。而民之蚩蚩。仍多迎邪背正。牢不可破。不可救
藥。嗚呼哀哉。昔大聖保祿。致第莫德書。後書四章三四節。有言。後世人將厭聞
正道。屏棄真理。愛聽小說。任情好怪。而倩人談自由。諧聞。今其時乎。曠觀今時
學說。蠱起。謬論狂談。千奇百怪。萬派齊鳴。一齊蜂擁而來。闢者固積極進行。竭
力打擊。而佈者亦積極努力。一致競爭。各道其道。各是其是。是以胸無把握者。
欲皈依正道。而不知所從矣。今欲淘汰邪說。遏阻橫流。真如覆水難收。河清難
俟者矣。蓋異端之於正教。將必如附骨之疽。而不得去也。雖用遍方法。竭盡人
能。以剷除之。終不能淨盡也。當此人力已窮之際。無能爲力之時。惟有伸手向
天。仰賴吾聖人在天之靈。懇其迴念在世時。殷殷覺世之苦衷。畢生著述。訓人

之勞悴。轉禱於主。加祐我人。開其心而明其目。思返邪歸正。而識萬有之原始。身靈之究竟。則我中國之芸芸萬姓。不致昧昧而生。貿貿以死。此則譯者之所仰望。拜懇於聖人臺前。而誠摯請求者也。尙望讀茲小傳之在教諸君子。體上主好生之德。發痼瘵在抱之情。不忘二十二行省之外教男女同胞。尙在歧途躑躅。南北馳驅。不知何者爲正道。何處爲家鄉。若遇機緣。量力勸導。令彼跳出迷津。奔赴道岸。脫離水火登衽席。以盡先覺覺後覺。先進引後進之責誼。而補助各教士之不逮。諸君肯抖擻精神。努力做去。必有正教昌明。一道同風之日。在世時。共成一棧之羊。脫世後。同享一堂之福。諸君之功德。庸有量乎。譯者區區感言之願望。盡於是矣。

KBC
G
503.21